

四
憶
堂
詩
集

四憶堂詩集卷之二

賈開宗靜子 練貞吉石林

選註

同里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王媵故里

自注 己卯歸自京師作

馬首孤墻日暮雲煙陵霜草弔明君

起亦自不減羣山萬

竈 琵琶無補和親策帷幄空高報主勲臘盡龍

城終漢社春迴鴈塞竟青墳

忠厚之語沉渾之調斟酌出之固不

易 可憐不似中行說死向王庭將一軍

賈曰明妃本蜀

人考新城亦有王媵故里此必過新城者是歲諸將以大凌河降大司馬楊嗣昌獻和議黃門

何惜劾論之
疑卽此時也

謝方簡討送衣

自註方子以智也

早歲耽奇服薄遊贈屨絲相憐知己意總爲歲
寒期素朴慙時製陸離適我宜無衣誰更賦珍
重在中筭

寄夏進士允彝

不斷離羣夢三年夢草廬我今天北去爾復水
南居世事憐蒼狗人情託素魚幾時重把臂江
上採芙蓉

全首一氣

金陵贈范公司馬

我聞司馬古平格湖海風神山嶽力楷模當代
足儀刑弼亮四朝勤社稷昔者天啓七載間陰
陽消長多荆棘讓諂蔽明曲害公不能俯仰甘
裁抑皇帝紀元肇戊辰日月重開思遺直命與
我公鎮通昌京師兩道各封殖詩書元帥舊論
兵保障爰使烽燧熄恭遇紀元十一年謁來豺
虎逼君側豸冠御史有成勇痛惜綱常嚴彈劾
王_年端居自聖明威福在心原不測公曰吁哉

今何時事關大義豈容默乃率羣公帝前爭萬
里丹墀陳悃悃預料天意遽能回老臣矢志欲
殉國

生動之神跌宕之致
元龜格人如將見之

我公昔日忝心知不

分孤臣騰苴蕙憶昨鈞黨起須臾奴僕親朋胥
避匿管鮑貧交見司馬觸冒風波爲羽翼請室
兩辱雙魚書鳴向孫陽忘不得小子長跪御龍
門浩歌輒復填胸臆君不見莫赤匪狐黑匪烏
天地茫茫皆鬼域楊李威權勢絕倫青蠅身後
爲誰殛

以弔古作結故自激昂不傷於盡賈曰
范公司馬景文也崇禎十一年景文爲

南司馬是歲相楊嗣昌太子中允黃道周論之
下吏御史成勇救道周并逮勇景文會諸公卿
申救不得去位十五年起爲相燕京陷死之按
侯了已卯在金陵是時景文亦以司馬去位寓
金陵而贈之也徐曰崇禎三年景文佐司馬鎮
通州侯子父司徒公佐司馬鎮昌平五年景文
去司徒并通州代之與景文素善九年司徒爲
溫體仁薛國觀所忌下獄久不解景文蓋嘗營
救之也

奉和臬司李公白兔之作

夏屋雕籠錦績鞵等閒真異出羣遊虞羅自爲
奇毛潔春草須於大野求西入玉門思漢且東
歸銀海望金秋亦知碧落含虛鳧三窟無管也

不憂

贈梁明府

展矣梁公子，軼塵出帝京。
烏衣推素業，白幘足時名。
地許雲霄近，才令宇宙驚。
有人倡領袖，處士得澄清。
壇坫歸牛耳，交遊竚鳳鳴。
蓬門寧寄迹，天閣蚤馳聲。
經術醇儒富，匡扶舊學精。
種花先百里，叱馭卽前程。
豈弟鄰封久，歡呼敝邑迎。
威儀嗟父老，覲覲想承平。
朋酒春觥狎，端居夏日明。
爲憐疲俗晚，可怪鼠羣橫。
氛祲團城郭，兒

童逐甲兵空村狐吹火廢草犢慵耕何似魴能
白無知尾自頰循良崇漢詔霖雨待周爨大器
臯夔列庸功召杜行讀書屬致主觀政已編氓
十載吟梁甫一朝見賈生鷗鵬終北徙羽翼忽
南征自愧羊公鶴空慙籬下鶩舊曾先郭隗今
始識韓荆歲月文章老蹉跎姓字輕陳書增感
激抒慮有精誠長揖明公禮彈冠下士情不才
餘等輩遲暮亦崢嶸

贈給事何公謫金陵

四首

重華曉仗就陳辭樞密南來陛見時國難匡扶

元老在廟謨慙愧小臣知不辭孤憤承遷謫

諷刺

之尤得體者

豈有狂名計早遲自是鎬京根本地都

人僥倖見威儀

當年折檻更何人萬里傷心一逐臣請劍非緣

迷鹿馬肖形實欲畫麒麟章邯待奏方三日項

羽焚宮已百旬

憂憤沉痛豈可復宛轉出之

撥地爭知爰立

誤黃扉諫草尚如新

大漠寒雲萬里風邊書夜到未央宮

起處與萬里烽煙接

素秋同
據高勝

共依魏絳能通市不道周京亦徒豐

必不

深言卽古今之勢安危
之謨具見豈徒贈寄者

前席已知長短計中原

誰奏救寧功朝廷遷次應求舊或憶東南有謝

公

十道徵兵大合圍潢池盜弄已全非誰堪仗鉞

仍樓伐尚如徒薪早見幾五噫歌聲憂底事三

閭江色怨初衣青蠅蒼狗須臾裏莫便森茫擁

釣磯

徐曰給事何措也按崇禎七年措爲戶部
員外郎侯子父司徒公薦改給事是年寇

陷鳳陽燒陵宮初鳳撫揚一鵬憚賊不肯移鎮
闕臣溫體仁主之措至是論殺一鵬并劾體仁

時內批相王應熊故事關臣無不由廷卜者指
攻發其私應熊卒去十年以楊嗣昌爲兵部尚
書尋兼東閣大學士嗣昌陳遠議固請撤戰復
用熊文燦招撫中原諸寇旣而皆敗措奏劾之
嗣昌與體仁合構措貶南國子丞是詩多
指嗣昌者蓋措就官日而體仁已去也

妖孳

妖孳驕天狗荒風長地榆不難頻下詔實欲陟

康衢主聖朝臨極宮深夜自娛

風刺得體

太平會端

拱諍諫亦斯須

賈曰天狗星名按天文志主兵每見則其下分野應之崇禎九

年天狗見豫分是歲秦寇大入中原帝下詔求言給事李化龍應詔切諫坐貶

招隱二章章五句

自注辛巳作

招隱士兮山之陽
芰荷爲衣下爲裳
雲壑爲友足徜徉
高車駟馬憂方大
事業蕭曹竟渺茫

招隱士兮山之曲
生芻一束人如玉
罄首折腰

爲多欲不見丞相
今囹圄雖百其身
何能贖

徐曰

丞相蓋謂薛國觀也按崇禎十一年以吏部侍郎劉宇亮禮部侍郎傅冠戶部尚書程國祥兵部尚書楊嗣昌工部侍郎蔡國用僉都御史薛國觀并兼東閣大學士神宗以後故事閣臣無用諸曹者帝卽位八年始用刑部侍郎張至發至是盡廢舊例矣已而諸相相繼去國觀獨乘政帝意以國觀不次拔自外僚頗向用之國觀凶邪狠戾伎害善類招權罔上被斥歸十四年辛巳帝復命金吾逮捕下獄旋以諸相意釋之令居佛寺中一日震怒勒自盡是年故相周延

儒起田
間代之

燕至 二首

社日逢春燕關情始欲愁
昭陽宮殿隔差羽歲
時留南北總風景去來慎
悔尤爭知人事改猶
自近中州

物態頻年異關河卒用兵
可憐春燕子獨有歲
時情如此起興如此入
題杜陵以後少見地坼烏衣巷
巢添白帝

城驚心吾見爾卽事費推評

卷中往往詠物詩
別爲一體識力夏

絕難與胸次
寂莫者道也

歸來酬吳大伯裔見贈用原韻兼呈徐四

作霖吳二伯胤

可憐歸舊里烽燧亦危邦夜月狐狸舞霜郊虎
豹縱歡娛頰醉眼時序一寒缸

豪宕感激想見
懷抱正是作者

廢邑懸秦鞬空村避越楚不工吹短笛誰使泣

新腔賊帥權千騎王師折九瀧禽毛知宋劔退

舍鴻臚降抱膝吟三疊憂時劍一雙

險而能老
渾而能逸

憑將書以諫未許筆能扛旗鼓振朱鷺威儀肅

碧纒吳才洵陸海徐藻足潘江之子高酬應羣

言雜亂隴不須駭石語卽事伏金鏃薄俗爲名
姬殺機種服尤多牙聊任鼠逐吠故慙厖

用細事而

能典故
自難

去去存初服長歌倚北窻

弔戰場 二首

魂夢歸何處還來玉塞遊笛聲明月夜不道是

涼州

祁連山下草寂莫漢人煙鬼鬼千年後還思渡

酒泉

秋蚓嘆

哀哉秋蚓慎勿鳴蒼蠅側竅難爲聽深居穴復
縮更入幸自間防亦無爭不測常爲雞鷲食母
乃仰視負宿精君不見蒼龍夭矯有真神寄物
生子成麒麟當時一怒激洪水唐堯九載每遠
巡冊事高渾如此
何患不大雅龍固不貞姝不仁所貴乘空
雨露均眼前理說入穩
確表裏周易儒冠莫笑酒徒業魯國

兩生徒屑屑糟粕須令萬物醇柰何坐守遺經

舌拓落大度語
自是生色請看繩墨論英雄胡不使蚓御

天風結得陡峭如絕壁孤峰欲垂還挂
千百語含蓄不盡者只一句了當

送陳生歸義興

宛水中央一去船清秋細草尚綿芊東江族望
多才俊不及平原作賦年

贈人

夾道朱樓一徑斜王孫爭御富平車青溪盡種
辛荳樹不數東風桃李花

金陵題畫扇

秦淮橋下水舊是六朝月煙雨惜繁華吹簫夜
不歇

姑射何高

姑射何高上凌絳闕中有列仙顏如冰雪

一解 往

謁真人授我藥訣輕步九霄煙雲忽滅

二解

大鳥

來城云是令威徐市入海胡不遄歸

三解

春秋自

運日月相推於古賢聖而爲土灰

四解

白頭吟

朝爲山雲暮爲川雨變化在心誰可告語

一解 今

日牛女明日參商兩不相待安知久長

二解

生別離

妾守金閨中君出玉關道風吹萬里雲聚散難

長保

一解

一朝爲春月花暮爲秋日草榮枯自有時

凋落亦何蚤

二解

老栢

千尺凌霄直風聲相吐吞不知何年代老石穿
遠根本末生清煙盤曲雙龍蹲時時雲陰黑似
欲叫天門自非避秦士對此愧心魂

雨

父老談箕畢春觥醉落暉天心垂眷顧帝力足

耕耘燕掠高原濕鷗羣細水分三四風雅衛人所到此則非少

陵不能何當爲霖灑幽意更生雲

贈劉京兆

京兆羣公表朝廷倚賴新留豐虛幹濟建洛想

經綸黔首瘡痍淚中原戰伐塵到江應已息戡

定有耆人

賈曰京兆劉餘祐也按崇禎十二年餘祐尹應天

聞亂

八首自注辛巳作

海內風塵起關中指臂連漢家原寢廟秦火更

烽煙大將軍需飽蒼生盼望專

高勝雄渾

不成謀黍

稷何以慰豐年

舊屬秦川盜新經雒水迥衣冠諸父老堞雉一

蒿萊

對句妙

白日荒村哭黃昏鬼火來中原根本

地索取實艱哉

徐曰洛水河南郡也按是歲寇破河南南陽

傳說西來信倉皇未可支魚書城市見狐火野

邨吹酒廢腐儒策俗貪羣盜時天高垂聽否鴻

鴈亦來思

奧而莊頌雅之體

不知防肘腋便自失籬籬忍死鉗徒勇謀生赤

子寃

哀痛之詔聖明之思此十字彷彿見之

政殘人避虎吏雜鶴

乘軒釀禍有如此回天在一言

李特重開道樵周不問玄峩眉斜近漢峴首細

望川

意外高華言外寂寞
詩至此難爲工矣

春草愁魚腹

蜀地名歸

冤泣杜鵑遙知王會計稍稍憶叢綿

徐曰是歲
張獻忠入

西川破夔州遂克成都
據之滇粵貢道皆不通

劍閣從來險孤峯天際縣一呼連百萬誰使破

雲煙烏道爭馳鹿驕心失控弦鄉鄰重玩寇統

御借高駢

徐曰按崇禎七年以陳奇瑜爲諸道
詩賊總督陝西巡撫練國事連戰破

賊賊急乃請撫奇瑜信之敗績十一年總理熊
文燦復主撫議於是諸賊益輕王師蔓延不可

撲滅
矣

元戎今相畧推轂下都門緩急効羣吏安危煩

至尊

風刺語
入徵

六師懸賜劍五省殫游蒐消息穹

蒼裏休兵尚可論

徐曰時以開臣楊嗣昌爲兵
部尚書兼秦蜀晉楚豫諸道

督師賜尚方劍討賊師出又無功乃
委罪於湖廣巡撫方孔炤劾奏下獄

不爭麟閣待預使虎賁催靈朔終望甫淮西舊

借裴廓清餘日月城社倚鹽梅已矣櫓槍渴腥

風萬里來

徐曰虎賁禁旅也按是歲
復以內監將禁旅入豫

李生宗緒家昔爲肥膺吳子數數爲余言

思其充庖率爾作此示宗約兼呈吳大

伯裔徐四作霖

自注辛巳冬作
吳子伯衛也

昔者右軍性愛鵝頻年每向山陰過老姥不知
鵝不羣殺而烹之待右軍踈落豈必鬚眉好拙
誠亦復足人道李生李生爾何如破慳不用苦
躊躇鵝鶩餘食家不貧奈何門無長者車何不
烝鵝更賞酒長跪客前起爲壽天有星兮漢有
瀾若念百夏行老醜澹蕩寫來頗放
開闔無不大家君不見二
月三月羣盜集萬馬奔騰蹂小邑繼之大蝗將

小蝻黍稷秋成無寸粒又不見昨夜官兵圍新

築金帛子女壓滿軸拋棄還入一炬焚愴惶竟

忍千家哭

徐曰是歲大蝗旱斗粟二千人相食羣盜袁時中等始渡河所過焚掠村

墟爲之一空賈曰新築歸德外郭也按是歲冬內監劉元斌率禁旅圍外郭四十日不解侯子

有禁旅詩

野田黃雀行

自注庚辰作

莫生匪天不遺黃雀萬物同恩雀言不樂

解一鷹

鷗孔多况有網羅既有鷹鷗與網羅避爾不得

奈爾何

二解

我生本細微我生徒細微饑食粒粟

渴飲水擇棲不過榆枋飛

三解

瞻彼鷓臯以翔以

翔顧令小爵逝矣柔條

四解

爲語雀何愚雀愚雀

語迂

詩語

强大世所寶弱者與禍俱感懷各辛楚

不止爾踟躕

五解

大道周張物各有王疇善而殞

孰惡以臧野田黃雀當問鳳凰

六解

徐曰此詩凡六解首言萬

物同生而雀小不足自存鷹鷂網羅無所於避也次復託黃雀自言引分無求而殺機中之反不如鷓臯飛鳴各適其意未則推極古今成虧得喪之理莫不貴強而賤弱以廣黃雀而歸諸鳳凰言維辟威福也賈曰按自注作於庚辰蓋是時思宗威嚴諸相秉政往往有蒙蔽市其權

若詩意或當謂此

禁旅 十首

軫念蒼生甚恭承禁旅遙貂璫親節制號令出
雲霄敢謂明威遠或傳將士驕數曾城上見未
可達王朝

知破南陽否全師尚此城或能遙控制不可怨

縱橫

虛乃是深
風乃是厚

痛哭威儀在艱難父老迎將軍

應有意便欲請長纓

可怪虫愚甚呼天捨地愁若非恣大掠難以飽
同仇今後無鷄犬軍前市馬牛

平常語却
自不盡

至今

安堵在徹骨汝何憂

從軍良獨苦高晏慰寒厄
鼓角輕村女容顏借
健兒無寧從亂賊何苦避
王師不見秦川破凋
殘亦有時

誰道天兵劓張皇駐近郊
小兒啼白起劇盜走
黃巢有刃皆流血挑鋒更補
茅首功須自在不
戰亦何嘲

野火延延起殘煙細細高
莫愁災土木有詔肅
秋毫危燾尊王路嚴城愧汝曹

結意用字處
俱在事外何

當稍北去河上足翔翺

中尉新傳箭前軍自署牌如何慳賄賂容易觸
風靈可痛脂膏盡尤憐畫計乖憑將千萬去竟
不飽狼豺

歲月圍城裏沟沟尚可虞簪纓渾是盜遭際恥
爲儒白露寒猶勁金天赦不誅卽今關市外我
馬各踟蹰

久戍臨春近荒城戶晝扃經年聞野哭有日暢
皇靈苦憶菰根黑驚看菜甲青民間還見此未

詩嘆伶仃

向緣高士誤今信我躬勞細數珠爲米生煎桂
有膏艱難朝市易妻子夜呼號爾亦十年戍能

無念大刀

語自委曲所謂怨誹而不怒賈曰禁旅守衛諸軍也明制世以公侯領崇

禎五年始以內監高起潛監山海軍已而九邊因之十四年復以內監盧九德劉元斌率諸軍入豫九德與軍將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至鳳陽及之元斌留歸德不進徐曰崇禎十四年冬十月劉元斌率羽林兵救豫駐歸德南郊時諸寇在陝洛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諸樵採者以首功聞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南陽破乃獲婦女北去思宗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沉之於河十五年復爲御史所論下獄是冬斬元斌於長安市

劍外

劍外初傳檄回中數備邊時危思論相詔下已

頻年

上下沉著

恭已何難定王師慎勿懸

忠愛纏綿領乃是諷

怨乃是厚詩人源流正復於此會意

遙知諸父老每夜祝堯天

徐曰

劍外蜀劍門也回中秦邊地按崇禎十五年召故相王應熊至京師帝旋悟其非罷去十六年復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節制秦蜀時張獻忠破成都李自成據陝是詩蓋指此也

寄寧南侯

閩外分茅重濯靈控制遙只今思猛士誰復數
銅標巴笛高穿月楚弓勁射潮君王神武畧莫

負侍中貂

賈曰寧南左侯良玉也按崇禎三年以侯子父司徒公爲兵部侍郎督軍

昌平良玉隸麾下爲裨將司徒識拔之已而良玉積軍功爲諸道平賊元帥十六年封寧南侯以太傅開藩武昌先是寇陷河南南陽歸德圍開封諸道兵皆敗良玉還軍襄陽朝廷以良玉與司徒有部曲誼乃罷兵部尚書兼秦蜀晉豫楚鳳院諸道督府丁啓睿客兵保定督府楊文岳以司徒統良玉等七鎮代之趨解汴圍司徒奏朝廷曰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矣賊騎數萬爲一隊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墮士餓甚且以騾餵之靈不能使開城之縣令出門一見輒一索餵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賊氛告遁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

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
詩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爲諸道統帥
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
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尚未到也馮河而前無
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
玩易朝廷矣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飢則聚
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畜地生之利未
聞屯種且多久通思歸中宵兩泣以衆積強難
驟搜其鋒然其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
營各部如曹操一支窺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陰
相猜貳而袁時中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
顯與爲敵矣惟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
當事秉鉞者避欵賊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
一擔當利害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覲面坐
失此卽朝更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言兵事之
臣章疏日數十上豈能銷銖有濟哉誠能省節
中議論行闡外軍法不顧貴備不徇人情厚集
兵力養威蓄重伺隙設間潰其腹心賊必變自

內生惟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迹一捨其身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爲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入五十萬馬十萬計人食日一升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爲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効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思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卽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驚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

自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
之險要蛇豕肆讎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
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
之計也奏入朝廷不許

又寄子侯

結客賢公子平原更信陵天恩重奕葉好自式

靈承驥種千羣廢狼胡七校仍他年雲閣上先

後佐中興

徐曰子侯左夢庚也時良玉進寧南
侯朝廷乃以夢庚爲總兵佩平賊印

殺代之

桃源寺

寂莫桃源寺明神道未昇鬱香遺父老風俗憶

築盛

典則

地僻時聞磬林深夜見燈遙知太平日

村鼓廢何曾

九日雨花臺

五首自注癸未作

雨花臺上接清秋

起便高

萬壑風煙眇故儔古木

自饒龍虎氣六朝舊是帝王州不因狂客曾吹

帽晚臥滄江獨倚樓

三四着意雄渾此更入嘆憶境遇不易

却憶

新亭多感慨近傳荆府出江流

賈曰崇禎十六年以左良玉鎮

荆襄是歲良玉以糧盡引兵東下欲趨金陵都人驚竄太學諸生以侯子與良玉有世舊誼言之司馬熊明遇請致書止之侯子與良玉書畧曰將軍今日功高望厚猶唐之有郭子儀李光

弼也子儀每承王命徇僕而走光弼後稍曉陀
乃至偏較不相稟畏雖固同始究復異終此無
他勲地既盛如口先之形迹之際昭白宜蚤將
軍疆場之臣未奉進止奈何欲謁孝陵弓劍哉
且朝廷所以重將軍者謂能節制經緯危不異
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飢動至同
諸軍士倉皇耶
良玉得書而止

重陽秋色正蕭森
馳勝還來到碧岑
曲水遙從

松澗落棲雲
總向石林深
熊羆夜守翠微濕
鳩

鵲霜殘春殿陰

翠微春殿翻入悲秋
過時更事生情欲絕

最念京塵

成往事時時風雨一長吟

徐曰熊羆見杜甫過
昭陵詩鳩鵲見退朝

口號蓋指孝陵舊內也

一秋常過誌公龕高坐何年更結菴虛榭交風

延野翠垂蘿低子結朝簪

幽景又自別

心疑虛壁藏

煙霧坐近危峰看雨嵐豈有新詩驚謝眺不妨

清語傲劉惔

結語開闔與鳥道漁翁神尤悉稱

荒臺遺迹最高清秋氣孤颺射石城紫嶼東來

通海國黃花細落逐人情

紫嶼大有境界語然誰能如此對變體更

奇陶潛彭澤皆宜黍杜甫藍田未解醒言念往

賢俱蕭瑟茱萸斜插滿塵纓

金莖玉露俯暫碧對瞰平江湧去帆

神氣欲一瀉千里近

四憶堂詩集

卷之二 五

調言細言幽
豈不河漢

日冷芙蓉虛紫氣霜深薜荔滿蒼

巖

不必在遠近濃淡之間
渾渾寫來已令人興感

高秋野濶常迴鴈近

岫天寒更着衫搔首逸情應不盡龍山夕照正
相銜

夢吳二伯胤

幾年國破後身去有遺琴稚子門庭減荒城草
樹深夢談今夜事生死故人心珍重新詩罷盈
盈淚滿襟

世事

自注癸未卜居義興作

世事終何補吾生亦有涯近村成小築習懶慰

茅齋過雨花扶杖微風草長階平泉山色好垂

老到珠厓

徐曰平泉唐李德裕山莊也大中二年德裕貶厓州賈曰崇禎十六年閩

臣周延儒勅自盡周義與人引用平泉事意或謂此未可知也

虎丘八月十五夜

我登虎丘山秀豁不在高恰來八月中秋興當

遊敖河漢欲動湧晴濤纖霜入水生空寥

二語清絕

然一氣下此是杜陵襄陽分別處

漏闌尚有雲駟下宓妃玉女

携其曹前飛青鳥啣珠槽銀絲細捲雙鑾乃坐

酣子夜歌誰清不見有人江月明商風再疊木

微脫一縷未絕峯轉青

引商刻羽寫入幽細最是詠題者所少

君

不見吳姬十五學新聲纏頭麗錦方長成詐知

機絲出流黃相邀採荷不採桑

一轉出風入雅今人好流連景

物復何足道

吳王見此富盛時重歛築宮館西施至

今惟有生公石尚是當年舊苔迹

四憶堂詩集卷之三

同里

賈開宗詩子

練貞吉石林

選註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洞庭

洞庭憑俯眺煙水入雲虛

清妙正自不必解

過夏寒朱

橘清秋盛白蕖兩峯相對日

此如門對浙江潮之對切當奇拔下

句亦自蕭酒

小艇各分漁搔首雄圖後因風想闔廬

飲楊孝廉廷樞宅

自注

甲申作

深念揚雄老艱難慎此躬浮名朝暮蝶往事馬

牛風痛飲何妨醉狂歌喜再逢不才如賤子舌
在與公同

冬日湖上 二首

又到西湖上新愁不易支橋通今日路花憶去
年時白眼何辭醉青春未可期無心憑短棹日
暮過東籬

何事憑新賞翻來起暮愁一年垂欲盡萬里此
長遊廢棄蒲杯酒行藏倚釣舟滄浪雪色好更
上望湖樓

過昭慶寺

昭慶何年寺江城士女臨非關通物境原自有
禪心又自一體磬動春風寂月明止水深我來爲瞻
禮感悟一高吟

四兄至

慰汝北來者音塵想不訛國謨傳已定家廟近
如何平常語正自不堪多讀狼狽衣圍減鴟臬笑語多上句
悲喜之切下句憂危之情想見欵曲

岳廟

鄂王遺棟宇瞻拜意如何老樹霜枝直空祠落
日多點綴詩得體黃龍終躍馬赤羽竟迴戈已矣錢
塘水長存潮汐波

堤上

春日煙堤好薄遊暫此同漢江士女跡浩蕩帝
王風俯仰興會
有與有則霜練連雲白花鉤墜水紅清麗
語

臨安歌舞地不憶問周豐結得
凄惋

餘杭

不辨錢塘脉東分割斷隍如此起何
思不作到山疑盡

地環水自成鄉香稻綠杭綠霜柑過嶺黃時能
通一線竹箭出方航

晚渡錢塘

亦知濤不盡江晚射寒潮天際浪浮嶼雲中虹
始橋二語皆險境奇孤光秋動日清漢夏歸朝
觀始字特勝東注疑滄海真源會未遙

富陽

富陽秋色晚高枕壯江門縣僻山圍屋霜清水
長村支流原帶歛浙嶺細分源此日探禹穴應

知嶽瀆尊

蚤發

遶發孤城曉客星低玉繩輿圖渾禹鑿風俗澹

嚴陵

境界澗大殊非綴景語

遠嶼山呈日寒波水浸藤早

經七里過屐齒不辭登

賈曰嚴州本越郡以嚴子陵生於此今七里瀧

有釣臺

寄揚州賀都督

閫外遙傳更總師新從細柳見威儀龍吟鼓角
迎持節日轉江臯映大旗戎馬全歸周六月邊

烽不動漢燕支深宮近說思頗牧會傍河山勸

誓辭

賈曰都督賀胤昌也弘光元年建四藩鎮
扞江北以高傑開府揚州樞相史可法奏

胤胤昌大
都督佐之

贈高開府

二首

聖曆中興會名藩鼎建初

與君王神武二
語同一結構 匡時

惟一劍致主不傳書虎氣騰秦宿龍符剖豫墟

漢家雲閣上圖書欲何如

廣陵形勝地節制五雲高出令懸秋月觀兵壯
蚤濤王靈返橘柚職貢欵蒲萄不分神州感應

知國園勞

臨發別賀都督

石城王氣枕江邊錫爾維揚建節年

頗含規望
意不徒稱

頌烽舉于龜京口戌月明萬戶廣陵煙樓船漢

水通揚僕風鶴楚人走謝玄幾輔好蟠根本地

中原指日下秦川

賈曰是歲冬高傑經畧中原
以亂昌鎮揚州侯子蓋從軍

北征而
別之也

贈張尚書

自注尚書張公鳳翔也

尚書旌節蒞三吳鼎建郊圻拱帝都禹迹遙能

來橋袖漢家原自貢珊瑚春星畫野明牛斗錦

纜沿江盛舳艫舊是東南根本地中興莫待後

人圖

賈曰弘光元年以張鳳翔爲蘇松巡撫兼督浙杭諸軍事按是年冬與黨人獄下吳

越捕候子依鳳翔得免

九日過張員外

自注甲申寓許墅作

驚心時序晚異地亦重陽廢黍鳴饑雀朝畦靜

素霜茱萸愁杜老叢菊憶陶狂過眼深秋色低

頭黯故鄉

俯仰具足

登高空有約把酒未相忘三徑

驕狐鼠頻年走虎狼可憐村戍白不見野花黃

去去吳還越盈盈參與商

排句難如此流麗

知交誰共

健鬢髮總成蒼客自容歌帽家猶寄短檣長裾

羞落拓抱瑟惜行藏賴此張公子分司漢省郎

樓船盛故舊薨棟奏笙簧令節芙蓉署佳筵翡

翠房乍逢通晏笑接次倒衣裳牽纜當投轄開

關更洗觴相期一夕醉明月滿清滄

賈曰員外張永禧也

按是年永禧奉使游野

晏張尚書舟中

樓船晏客賦形弓錦纜牙檣起幕風翠釜舊來

西極國朱櫻新賜大明官

下句有體合之自是壯麗

商聲罷

奏餘峯綠華炬高張照夜紅海甸無虞傳心事

老臣亦與幕僚同

賈曰尚書張鳳翔也前有贈張尚書詩

甲申聞新叅相公口號

綸閣君臣漫盍簪黃麻遷次出新叅領藩異數

頭還黑宰相高班面自藍

險語切喻讀者沉快殊不傷於露相鼠

虎諸體此詩更見之

袞職有名誰不補鳳池曾到亦何慙

巨川欲渡問舟楫莫使朝廷終已南

賈曰是詩不知所指

甲申弘光元年也按是歲以史可法高弘圖馬士英姜曰廣王鐸同人閣惟士英自鳳陽督府

超拜已復擠史可法出鎮淮揚代
爲首相詩中有領藩語或謂馬也

禹鑄九鼎歌

自注甲申渡京口江作

吾聞混沌初鑿時汨陳滔天天帝醉深山大澤
出窮奇赤烏倒射日昏睡夏禹鑄鼎象圖經按
悉羣醜供真形照見肺肝死血濕老魑不鳴潛
蛟泣秋陽當中犀夜燃百竅千毛颯骨立惟有
玄狐匿精蒐化爲熊羆長子孫跪向蒼公求金
簡一朝竊得狂跳奔怪甚然似謠體復有証
據固非長吉所能辦厭
勝西京拜雍時逼取九鼎沉泗水千年忌憚一

且無公然引手相招呼長嘯愁風晝噬人機槍
掃地起黃燐聖王既逝妖乃興至今銅駝立荆
榛徐曰京口江卽揚子也按是歲高傑開藩揚州侯子避難往依之賈曰是歲馬士英入閣起阮大鍼兵部尚書被天啓間大鍼附魏忠賢得罪廢居金陵太學諸生嘗攻之至是復起引用楊維垣等逐劉宗周張慎言徐石麟議復三朝要典燬思宗所定逆案冬興黨人獄捕諸生嘗議已者及侯子乃北渡江而作此詩也

金陵別練三

自註練三貞吉

樽酒東門道驪歌別怨生同時還念汝異地早
知名草色通新戍車聲去故城蒼茫渾意緒天

地一孤征

燕子磯送次尾

自註甲申作次尾吳太學應箕也

不盡登臨地依然燕子磯
波心懸帝闕帆影動江暉
擊楫乘風志行吟紉芰衣
相憐分手處轉恐再遊稀

怨惻款曲交情不必言却另有感慨不盡贈送宋曰按甲申爲弘光元年

是時應箕與侯子同坐阮大鍼黨人獄將逮捕之此蓋應箕避難出金陵而侯子送之也

白露

紅葉嗟何晚獨憐返照時
無心媚白露隨意自

青枝

會意處不能口說興感至此

嬌鳥啣將盡繁花落有期

一秋蕭索處，賴爾慰衰遲。

卜居

喪亂還經歲，艱難始卜居。途窮存道拙，地迥漫
交疎。近日蜂鬚暖，爭泥燕壘鋤。幽意閒景鋤字
作虛用愈妙
幽棲耽僻事，或亦遂吾初。

湖上

臨安行在地，尚有望湖亭。堤柳和煙嫩，山嵐夾
岸青。故宮雙燕子，過水一蜻蜓。約畧得
大意可惜葛
坡嶺，長愁戰血腥。

海陵署中

二首

自注

乙酉作

海陵烽火後煙戍長新美老栢何年朽蒼鷹盡

日啼江都隋戰伐京觀楚鯨鯢翹首愁欲破驚

心聽馬嘶

賈曰海陵去江都百二十里今泰州也按是歲高傑卒豫王師濟自泗諸

將走海陵遂攻揚州克之

戍鼓沉雲黑城樓倒水青

倒字人不能用

秋陰低短袂

雨色上空庭諸將曾無敵王師舊以寧陳琳老

文士檄草亦飄零

過鳳陽陵園

帝里龍興日荒原秋復春故宮交鼠迹深夜出

蛇神

觸目蒼涼殊欲
不減玉華宮

禾黍君臣淚衣冠戰伐塵

普天覘王氣固矣採薇人

中秋 二首

明月中秋夜清光客恨俱不煩添綺席好爲徹
窮隅砧杵衣裳隔關河戎馬迂漁陽年小子安
穩讓山隴

尚此中秋節荒原落日俱風塵憐靜女虎豹擁
城隅隕泣天關遠傷心野老迂容光會有耀曾

否到山臞

九月登高

登高聘望正茫茫老去天邊數舉觴荒徑遙開
叢菊淚折巾欹落短毛霜江魚過露肥無敵澗
菜經秋脆未央

閒語乃自
有風味

乘興亦知滄浪好故

園會見掃欂櫨

長至

寄情聊作少年遊長至尋春古陌頭東望烽煙
終影國中懸日月自神州陽迴差許霑新澤圭

能識故丘造物何心置野老高歌一曲當
忘憂

觀趙十一娘畫幽蘭行

并序自註
舞劍器體 做少陵

崇禎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禮部員外吳昌時
宅見姑蘇趙十一娘畫幽蘭美其清拔問其
所自曰余義興士人之室也願願終風蹉跎
如斯譬之蕭艾轉茂蘭蕙中摧時於繪事解
遣其失意是時中貴人孫璘奉使吳杭以千
金購十二幅供奉帝嘉嘆下詔徵之貴妃不

可乃止十一娘贈貽紈扇感其遭逢會作歌
相答輒以酒酣不果歸田之歲已閱七載開
筇尚存觸而有詠憶昔者氛祲糾騰京邑淪
破西園翰墨乃復沉煙紈扇故在亦已零落
者多矣

昔有金閨天水氏

此題如此起
便自矜重

佳人玉立清且

揚亭亭翠袖倚寒曦
起映四壁生清光發聲能
使韓娥悲客子聞之憂無方
豪士有時亦困頓
駿驥失御徒低昂
絳唇寂寞莫雨愁絕蛾眉無乃

妬見傷

不難其濃至正復慘駭乃見精神

落落逸情寄繪事素

練沸波起瀟湘瀟湘之上九疑峯其中倒石森

崖從下有幽蘭颯以笑曾未霑酒接空濛舉如

升霞飄遊龍敬如思女送歸鴻晴如山陰發秋

色煙如江雨洗春丰

模寫生動不隔宿昔千年後想見淋漓筆力開闔堂

特褒公鄂公之比

崇禎年間稱絕技貴人千金購入宮

先帝舊不好玩物是日御座亦動容

如此叙置非凡手能

狀莫云特達易爲逢至性通靈非徒工

遇合之難知已

之感正使英雄嘔血文章隕淚欲畧盡此語

到今風塵隔七載神氣

獨欲飛昭融君不見公孫大娘舞劍器盛時傑
奉第一位漁陽霜笳夜半起杜陵白髮歌顛顛

十一夜月

老去鄉思切客邊苦望頻

起便有興會何必詠
月遂使詹詹求題者

不宿林無定鳥入樹總愁人菟苑雄賓客鹿門
愧隱淪舉頭搔更急天漢指廻津

雨

不知霑雨澤何以答高冥新漲浮江楫幽蘇潤

隰苓

二語深大
意外意

夏雲低更白晚嶂洗還青阜嶠

前溪濕飄零愧管寧

寄懷陳黃門子龍

黃門晚節更抽簪寄興鱸尊秋水潭海嶠自從

傳斧鉞王師無乃重楸楠

無乃字殊極頓挫

九峯煉藥

曾遺竈三泖漁翁一臥嵐庾信老年最愁絕徒

將詩賦望江南

深情磊落最是相期黃門賈曰按弘光元年陳子龍給事南省

會阮大鍼等典黨人獄忌之謝病歸豫王下江南子龍不在朝此或侯子歸里後寄之華亭者也

奉送賈三丈開宗歸隱

汝去誠何意

陡起

謀生亂世難形藏羞短鬢戎馬

賤儒冠大道浮沉穩狂名笑罵安河清終有待

鄙矣釣魚灘

結悠然

苦疫行

昔者先皇十六年昊天降劄疫始傳其初中人

瘦如豆候忽變化大連拳扼吭不語道傍死天

子聞之罷管絃

雅奏得地步

一朝內使坐官市有人

走馬持金錢換取寶物方入手所遺楮幣爲飛

煙

叙事工逸只是有神氣飛動

嗚呼帝京百祥臻柰何妖孽

區門前舊鬼竊指新鬼笑爾魂乃不驅烏鳶或

曰禍兮福所伏明年賊將入幽燕

體似譎一轉忽人不測是

詩人命意高處得喪今昔無限感嘆

君不見三皇之世皆上壽人

遊帝力稱黃耆調燮陰陽天札無我歌四相思

風后救民死喪須大藥草根木皮徒剝削

此真出風

入雅魏晉以下曾未到賈曰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死者日以萬計鬼物盡見內侍提舉宮市所得鏹幣日夕救之皆紙也是後市肆各設水孟凡以金錢浮沉區別人鬼甲申三月京師陷此詩蓋侯子追記之也

春興八首

西郭春暉碧欲澄
萋萋極目入原陵
柳絲落影陰千尺
麥浪翻風細幾層
老去飼牛身尚健
歌來祝帝愧無能
瓦盆注玉艱難得
常使乘田也自應

二月風雷起碧空
一時潛蟄盡開融
平疇隔歲爲誰綠
老卉經春着意紅
身到甘泉能獻賦
夢迴紫閣欲飛熊
惟餘杜甫老詞客
萬點愁人付酒筒

秦淮春水阻江隈
六季芳洲更不開
燕子歸時

仍舊巷雨花落處是荒臺千帆斷鎖愁曾到三

殿鳴珂憶許陪一自諸公延訪後新亭風景逐

人來

賈曰秦淮在金陵按乙酉豫王濟江諸公以金陵歸朝秋七月改江寧府五品以上

悉赴京師此詩蓋亦侯子歸里所作也

戰後江山未可期深城草木接葳蕤

起便捷上流

西

陵人去無消息南浦愁來有歲時細雨似霏新

淚濕輕烟渾放故春遲

點綴語亦自有情

姑蘇自昔歌

舞地子夜峯青更恨誰

賈曰是歲六月豫王遣兵下姑蘇故詹事徐汧

自發吳人多竄太湖中南浦西陵或侯子有所憶也

日近長安出建章三春花樹接千行
彈丸憶逆宮鶯淚繞扇常浮御座香
玄鳥北來曾燕啄白

魚西去竟龍驤

律句有此超
渾正自難

新蒲細柳年年

指點隋陳畧喪亡

不屑屑近事結得更高宋曰
長安本咸陽地又西漢以後

天子所都通謂之長安按崇禎十七年燕京爲
李自成所陷夏四月賊大敗遁去此詩蓋亦白
衣紅袖之感也

河源星宿自崑崙春漲桃花夾岸渾
龍蜃難馴歸故道犀牛何事刻新痕
子來疏鑿關輪挽國計耕喪重本根
願使三農更四載力驅洪水莫

東奔

徐曰崇禎十五年河決入汴以周堪廣爲工部尚書督齊豫諸州塞之河竟不就未

曰河決西南爲鳳泗思宗治之防陵園也清河自宿遷入濟不縣曹單考元以前縣膠萊河兼用海運明初因之後始命朱禮鑿今所塞口然則前代河亦未嘗走故道也

新霑雨露足深春麟閣丹青自有人
碧酒凝寒濃似醕宮衣勝體白如銀
蒼生問渡饒舟楫赤帝揮蛟佐羽鱗
黃綺由來無壯畧商於在却避

徵輪

畫角旄頭正此時中原十載更興師
尋春偏臥麒麟塚伐木驚傷烏鵲枝

苦語沉痛正自

寶玉

東歸通肅慎宛駒西去隔燕支聲靈本爲生民
出賤賣新絲養徒見

語有諷諫

舍弟書至

慰汝天邊信遙從月窟傳數歸應計日恨別已
經年地險愁新破兵連迹尚偏可憐重五日獨
有艾杯懸

奉贈故相國王公

慙愧十年尚未逢更來騎馬謁王公

一起飄通
然不羣

朝後食惟先士于野同人總大風箕子西歸因

訪道蒼生一出匪求蒙若承新主詢時事東閣

開賢第一功

徐曰相國王公鐸也弘光元年以禮部尚書入閣乙酉改弘文院禮

部尚書

蘭至

聞發金陵棹猶能四月來看花如欲泣隔歲不

會開

如不經意固自妙

七澤荒虞廟三閩阻越臺間關

覩方物南望亦悠哉

宋曰七澤三閩蘭所生之地侯子蓋歸里後作此詩

也

村西草堂歌

四憶堂詩集

卷之三 六

村西尚存五畝宮歸來何不葺高墉脫冠自執

白木柄落日平原伐短菘斲根整齊覆垣墻蓬

門頗有五柳風隔歲陰蟄土始牢清霜凍草發

煙紅稚子餽我蒼精飯飽煖亦與廣厦同

高脫森秀

數語寫村居畧盡

君不見東鄰老翁頓胸哭至今野處

思茅屋少年曾居三重堂咸陽一炬歸平谷旄

頭照地二十秋萬家舊址生苜蓿玉華妖鼠竄

古瓦珠簾畫棟胡爲者行人夜過鍾山下但見

雙門立石馬

賈曰鍾山在金陵宋曰按乙酉歲侯子自金陵歸里卜居西村草堂

此也

得姑蘇消息

二首

經年傳薄伐難以問姑蘇門戶原通越春秋舊
是吳水從三澤合山自半塘紆險易殊方畧佳
兵慎遠圖

城外寒塘路愁人落日低江臨胥相廟草發越

來溪

妙在用字處感
既不獨寫景

樵語通煙火船歌雜鼓鼙

周宗偏霸業不復問京西

宋曰此言吳以寵西
施不用伍員而亡蓋

有感而引
古事也

四憶堂詩集

卷之三 七

黔虎行

黔虎不知山有驟疑其噬已耳生風心怯熟視
竟避去近前輒復驚一鳴詎意中原爲下獸手
爪撲蕪百不工君不見南山白額眼殷紅身負
文采稱斑公兼之猛銳敵萬人驅使羣狼友玄
熊柰何有力不自奮猶豫退處山嵎中日蹙百
里徒搖尾獵人將至非驍雄

寄陳子山中

三首自註陽羨陳貞慧也

逸民歌康衢安業在耕作溟滓適萬物細流非

所泝滄碭起風雲日月迷秦樹綺里蓬蒿人愧
與蕭曹互

徒步歸故丘時清容吾懶恤緯信迂懷大業自
微管長嘯澹夕陽欣與牧豎伴寧戚誤叩角高
車坐累卵我昔耽墳史塞翁窮幽纂伊人秋水
曲從之在中澗

悲風從天來桑榆催短顛烈士重暮年收之正
復好種我彭澤田八口有餘稻富貴如時序成
功不自保願言寄遐心平楚爲三島

都護馬爲狼所食歌

君不見都護之馬玉花驄云是天閑旌戰功兩
銜不施道傍食田父辟易立墻東我叱田父無
自苦都護此馬擬彪虎一登平秦再人豫曾破
舊京觀如堵都護猛烈如此馬亦恃力倍尋噴

嘶每將勅敵擒野豸曳尾蒼犬形禍發倏忽古

所箴嗚呼蜂蠱毒况彼狼子心都護馬雖大失

防固見侵此又不我聞豸狼居深山此獨何爲

近城闌麒麟常向堙時遊怪異無乃非一班又是

一
意

後歌

又不見昔日穆天子八馬名駿皆無比耳生紫
焰雙瞳黃赤汗東歸徐偃死古云此馬龍與通
駉裏非復下駟同當其不動神內視一顧滅沒
走追風天機常懾十步外胡必踴嚙始爲雄

英雄

生氣

雖有猛虎須却避况是狼跋伏荒叢都護

之馬爲狼食縱令不食徒伏櫪口厭芻秣氣已
盡安能驍騰赴強敵都護何不更請尚方刀一

斬凡馬洗其曹千金但莫問驅黃世上寧無九

方臯

風塵之困騰騫之思俱於言外見之賈曰都護孔希貴也希貴本明薊州總兵官順

治二年鎮開歸廐馬牧野外者爲狼食其四

寄李舍人雯

金陵門外昔同遊歸去衰遲有故丘六季春城

喧野雀三山雲氣黯江樓嵇康辭吏非關懶張

翰思鄉不爲秋

開闔雄渾

最是月明照顏色平蕪煙

雨使人愁

寄泗上王二丈

離離禾黍映周京泗上英圖問舊盟豈負青鞵

尋往約爲留黃髮慰蒼生

有體有情非徒諷
人語正是高處 風

雄二水江東戍雨暗三陵日暮城

雄渾飄逸力
度俱到而致

思處又自不盡言想
像低徊殆欲獨絕

莫怪阿奴寄狂語故人原

自賤修名

宋曰泗上王相業也由亳入泗水在
泗城南由泗泛洪澤湖湖淮則淮在

泗之北也二水合則達江東明太祖以上先陵
在盱眙故泗亦有寢宮徐曰弘光元年相業爲
興平監軍豫王破揚州諸將降相業屏居海陵
豫王手令徵之復命與平大將李本身王之綱
等致辟乃歸朝仍以明官改居泗後徙鳳陽北
蓋侯子歸里而相業尚在泗自寄之也